

63 濟南南京

韓復榘與蔣介石之間毫無歷史淵源，又素有成見。韓當年脫離馮玉祥，為生存下去，只有投蔣一條路，別無他途。蔣也是利用馮、韓分離打擊西北軍。因此蔣與韓的結合，對雙方來說都是權宜之計，沒有任何長期合作的打算。

韓復榘自從脫離馮玉祥集團，加入蔣介石陣營那天起，便開始「走鋼絲」，扮演了一個極其危險的角色。韓因為不堪忍受人格屈辱，而與馮玉祥分道揚鑣，卻又與馮故情深厚，藕斷絲連；韓由於對蔣介石極端不信任，而摩擦不斷，卻又不得不在他手下作事，受制於人。因此韓最終的失敗，不在於脫離馮集團，也不在於加入蔣陣營，而是自身性格上的弱點造成的。

軍人出身的韓復榘以往戎馬倥傯，很少接觸政治，特別是高層的政治核心。嗣後韓主魯七年，

躋身於政治舞臺的中心，周旋於各方面、各階層人士之間，耳濡目染，環境薰陶，或有所借鑑，或有所懲誡，應該說在政治層面上有很大提高，在政治謀略上也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他身邊聚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知識份子，成為韓不可或缺的智慧庫，也為韓憑添了不少政治智慧。但基於思想陳舊，性格偏執，以及從內心深處對政治的厭惡與輕慢，韓非但沒有成為一名成功的或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最終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蔣介石集團雖然總是與「中央」這個名詞聯繫在一起，但在一個利益博弈的政治軍事體系裡，它們也僅僅是利益集團之一而已。

北伐之前，在北京窮極潦倒的楊永泰於北伐後來到南京，以求仕途。他揣摩上意，獻上「削藩論」為進身之階。

蔣介石對楊的「削藩論」十分欣賞，也正合己意，乃貫徹始終。

戴雨田在〈張學良側寫的側寫〉一文中說：「我悼齊文述蔣（介石）的日記一節，僅是數節中的其一而已，餘則永藏內心，從未外洩。今即時久勢移，可作警告之鑑，擇其中最足駭異者：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何應欽（右二）在南京火車站迎接韓復榘（中）。

所記非嫡系即『藩』，例如，凡寫劉湘，即『劉藩』；寫韓復榘，即『韓藩』；寫宋哲元，即『宋藩』；寫傅作義，即『傅藩』，以此類推。足見政學系楊永泰獻『削藩論』，正合孤意。如獲至寶。唯此心態與漢王朝大殺功臣、唐王朝『撤藩』何異？其殺傷力和造成內亂，迴圈不已，古已有之，於今尤烈。」^(註一)可見楊氏「削藩論」對蔣氏影響之深。

韓復榘主魯之初，由於在中原大戰中，曾與蔣並肩作戰，「蜜月期」剛過，二人關係尚稱融洽。韓某日在朝會上演講：「今日中國之人物，惟蔣總司令與馮先生可畫一等號。至於閻某（閻錫山），則不過如鞋跟之塵土，不足掛齒也。」^(註二)一九三〇年底，韓在濟南白馬山召集駐辛莊部隊各級軍官訓話，指斥閻錫山「奸猾多疑」，稱讚「蔣先生比較公正，可以統一中國，領導中國。咱們要跟他走，聽他指揮」。韓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到濟南，在省府珍珠泉院內住了三天。蔣騎馬檢閱部隊，韓以右手執蔣氏坐騎之韁繩，侍立一旁，以示效忠。^(註三)宋美齡與韓的二夫人紀甘青結拜為乾姊妹。

此時韓復榘的心態，正如何思源所說：「他（指韓）是希望能保存實力，在華北存在下去，並沒有太大的野心。能維持實力，固守山東地盤，不受蔣介石的暗算，就心滿意足了。韓感到保

（註一）戴雨田：〈張學良側寫的側寫〉，《傳記文學》，一九九二年十月。

（註二）《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註三）劉青浦：〈我對軍閥韓復榘瞭解的片斷資料〉，《全國文史研究會存檔資料》，編號八〇—〇三七八，第四頁。

存山東地盤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攏韓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韓落入陷阱。」（註四）

一九三一年七月，「討石之役」中，韓復榘雖然沒有出兵助蔣討石，但也未與石聯手發難，濟南與南京的關係仍波瀾不驚。

一九三二年九月，韓復榘在事先沒有向南京打招呼的情況下，突然發動「驅劉（珍年）之役」，令蔣介石怒不可遏。蔣調兵遣將，進逼魯境，蔣韓之戰，一觸即發。但由於張學良的軍事介入，蔣不打算將事態擴大，乃改為和平調解。韓通過此役最終達到了目的，但與南京方面的關係卻變得格外緊張起來。

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日本為促成所謂「華北五省自治」，拚命對韓復榘施壓，逼其脫離中央，但遭到韓的堅決抵制。一九三七年三月，蔣請韓赴杭州晤面，韓欣然前往，受到隆重歡迎，濟南與南京的關係又進入「蜜月期」。

韓復榘主魯期間，山東與南京方面發生了幾次爭鬥。

克扣軍費與截留國稅

（註四）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八頁。

韓復榘第三路軍每月軍費約一百萬元，由中央撥款六十萬元，其餘由山東省財政協餉發給。由於手槍旅不在國軍統一編制內，其軍費由山東自籌，因此山東每月協餉也在六十萬元左右。

開始，第三路軍的軍費還能按時發。韓復榘對部隊也是點名發餉，以防吃空缺。此後每況愈下，南京方面為限制韓軍發展，原答應每月六十萬元的軍費也不能按時發放，時而一月只給一、二十萬，時而一連數月分文不予。韓迭次向軍政部軍需署交涉均無結果。

南京總部的軍需機關對非嫡系部隊發餉的辦法是：多賄多發，少賄少發，不賄不發。第三路軍駐京辦事處處長唐襄給韓復榘來信說：南京發餉有困難，各地方軍隊都要應酬軍需機關。我們是否也拿出些錢來招待招待，以後好辦事。韓就把這封信在省府少校以上軍官會上宣讀，並說：「咱們不能學陳主席（陳調元）那一套，把部隊三分之一餉錢拿來應酬上面。命令參謀長劉書香告訴唐處長：一概不應酬，看他們發不發！」（註五）

南京總部的軍需機關非常腐敗，公開貪污，例向領餉單位索取回扣，有所謂「大八折」、「小八折」之說。軍需機關扣「大二成」，即每一萬元軍費，扣二千元；副官處又要扣「小二成」，即每一萬元軍費，扣二百元。對非嫡系部隊克扣尤甚。

唐襄沒辦法，親自回到濟南向韓復榘報告一切。韓性格剛強倔強，嫉惡如仇，凡他認為該做

（註五） 劉青浦：〈我對軍閥韓復榘瞭解的片斷資料〉，《全國文史研究會存檔資料》，編號八〇一〇三七八，第十七頁。

的事，一定要做，甚至不計後果；凡他認為不該做的事，決不遷就。他對省府委員們說：「軍餉不要了，我們不能接受這樣苛刻的條件！」韓還跟大家講了個笑話：四川劉湘經蔣介石批准給一百萬元軍費，派人去江西總部領取，三扣兩扣，只剩下二十萬。領款人不敢領，打電報向劉請示。劉回電說：「二十萬也領，聊勝於無。」（註六）

韓復榘主魯不到一年，軍政部積欠第三路軍軍費高達一百萬。最後軍需署表示：可一次付給八十萬，但要算作付清。韓仍不答應，說：「要給都給，要不給都不給。寧可都不要，也不能馬虎！」（註七）於是造成僵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韓復榘下令接管中央魯稅機關。第三路軍手槍旅的一個排到中央銀行濟南分行站崗。南京坐不住了，第二天，蔣伯誠奉命來到濟南，向韓說明蔣總司令已有積極態度，各地軍餉統由財政部長宋子文負責籌發。韓一直對宋印象較好，又見南京有讓步表示，見好就收，於三十日收回成命，各稅收機關一律恢復正常工作。但兩個月過去，軍餉仍然不能按時足額發放。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韓再次將中央在魯乃至在青稅收機關幾乎全部接收。蔣伯誠再次來濟，與韓會商解決辦法。最後商定：山東國稅收入按月交存中央銀行濟南分行，再由該行就近撥付韓部軍餉，不足部分由財政部匯補，如此就不再經過南京總部軍需處剝一層皮了。問題解

（註六） 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一九九二年第七期，第四十二頁。

（註七） 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九十九頁。

決後，韓收回成命。時任第三路軍旅參謀長的劉青浦後來撰文說：「於是部隊官兵都稱讚韓對上敢抗，對下關懷，殊不知韓又被南京方面記上一筆帳！」（註八）

韓復榘出身西北軍，而西北軍自建軍之日起，在歷屆中央政府眼中都是桀驁不馴的異己勢力，屢受「經濟制裁」之苦。西北軍人對此感觸頗深，回應也大體一致：你不仁，我也不義！一九二一年，第十六混成旅駐紮豫南信陽，北京政府機欠該部餉項已達半年以上。三月二十八日，時任旅長的馮玉祥得悉有一列火車要途經信陽，其上載有武漢鐵路局向北京政府上交的鐵路稅款二十萬元，遂率部分官兵前往信陽車站，強行攔住火車，截留其中十萬元，以充欠發的軍餉，引起軒然大波。《大公報》驚呼：「馮玉祥劫皇綱！」一九二九年孫良誠主魯期間，因軍費問題與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鬧翻臉，彼此斷絕公文往來很長時間。一九三六年，宋哲元也因南京方面克扣二十九軍軍餉而下令截留南京政府在華北收入項下的關稅、鹽稅、統稅及鐵路、郵電等收入，因此與時任財長的孔祥熙發生劇烈衝突。

逮捕劉連漪 查封縣黨部

（註八） 劉青浦：〈我對軍閥韓復榘瞭解的片斷資料〉，《全國文史研究會存檔資料》，編號八〇一〇三七八，第十七頁。

韓復榘主魯之初，國民黨省黨部委員有劉漣漪、韓復榘、蔣伯誠、王建今、何思源、李文齋、趙偉民等，由劉漣漪負責。

劉漣漪是國民黨山東省黨部負責人，「CC」份子，二陳（陳立夫、陳果夫）的親信。劉以二陳為後臺，以「黨權高於一切」為殺手鐮，在山東橫行霸道，全不把省主席放在眼裡。韓復榘罵他是「不做事，專害人的黨棍子」。

一九三〇年九月，山東準備組建民團軍。劉漣漪拿著一份關於山東籌建民團軍的情報，當面責問韓復榘。韓冷笑反問：「劉主任，省黨部的權轄是什麼？軍情是高度機密，劉主任送這單子是什麼意思？」劉怒氣沖沖說：「韓主席，南京方面如果知道了這情況，怕是不會贊成吧。我是山東黨務負責人，有權過問山東軍政大事。這地盤歸中央，不是封藩！」張走後，韓拍桌子罵道：「這黨棍子太不是東西了！」（註九）

一九三一年一月某日，劉漣漪當面指責韓：「中央命令你們把五個師縮編為兩個甲種師，一個乙種師；手槍旅縮編為團，劃為地方部隊，你為何不遵照縮編，漠視命令？」當時韓正在與南京方面協商保留一個丙種師的問題，覺得沒必要跟黨部的人談軍隊建制的事，遂拂袖而去，忿忿

（註九） 陳建繩：〈發生在進德會的張韋村與遇刺案〉，《齊魯晚報》，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九日。

地說：「我跟黨棍子說不通！」（註一〇）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韓復榘去沾化縣視察，有民眾跪地攔車控告沾化縣黨部常委馬丹廷，橫行鄉里，無惡不作。韓最厭惡國民黨中的那些以黨自重的「黨混」，命手槍隊將馬秘密處決，對外只稱馬「畏罪潛逃」。劉漣漪不相信，派人去調查，並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告。國民黨中央黨部電韓，督促查詢馬失蹤之事。韓遂以「散布流言，攻擊省府」罪名將劉逮捕繫獄。後經國民黨中央黨部保釋，劉才被釋放，回到南京。

一九三五年十月，韓復榘一度下令停止除曆城外國民黨山東省各縣縣黨部活動，並停發經費。以後各縣黨部雖然恢復活動，但受到諸多限制。

張葦村被刺案

劉漣漪去職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委派張葦村為國民黨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工作，還派來一名叫譚峻岑的人擔任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專門負責情報工作。

張葦村（一八九七—一九三五），名航海，字葦村，山東省蒼山縣人。青少年時期曾先後就

（註一〇）王一民：〈韓復榘與南京中央門法述要〉，《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九十九頁。

讀山東省立曲阜師範學校、山東省立醫科專科學校，在學生時代接受革命思想，曾任山東省學聯會長。一九二四年一月，張以山東代表的身分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被選舉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張經常向人炫耀：孫中山曾和他談過話，還請他吃飯。他說：「孫先生曾拍著我的肩膀說『後起之秀，任重道遠』，我至今仍感到肩膀沉甸甸的！」（註一一）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重，孫夫人指定張負責與醫生聯繫。張還與其他國民黨要員輪流在孫中山床邊守護。一九二五年六月，張畢業後，赴廣州從事革命活動，曾參加廣東革命政府討伐陳炯明的戰役，旋又返回山東，組建國民革命軍山東游擊隊。北伐結束後，經胡漢民推薦，擔任山東省政府（省主席陳調元）參議，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一九三一年，在國民黨「四大」被選舉為中央候補委員。

譚峻岑，湖南人，資深「中統」特務，專門從事情報工作。他不僅刺探「異黨」（主要指共產黨）及「藩王」（韓復榘）的情報，還負有監視張葦村的任務，因為張在國民黨中屬於「西山會議派」，是胡漢民系的人。譚是個經驗豐富的老牌特務，在山東活動十分猖獗，肆無忌憚。後來有朋友警告他：韓復榘可不是好惹的，讓他小心點。譚心存畏懼，一度跑回中統局要求辭職。中統局長徐恩曾對他拍胸脯說：「出了事情，中央一定負責！」

張葦村初以「中央大員」自命，在韓復榘面前十分驕橫。一次，在紀念周會上，張說：「黨政軍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對得起中央託付的重任。我是山東黨務負責人，也有權過問山東的軍政

（註一一）魏景山：《張葦村其人其事》。

大事。」韓聽了，當時沒說什麼，下來對左右說：「張葦村當面說的是團結的話，背後卻捏造情報，挑撥離間。」

韓復榘一直很奇怪，為什麼南京方面對發生在山東的事瞭若指掌。在一次談話過程中，部屬告訴他：「省黨部張葦村在向南京送情報。」韓十分氣憤。在一次，韓在與張爭論時，當面質問他送情報的事。張說送情報的不是他，而是諶峻岑！張揭了省黨部的底，韓很滿意，從此對張刮目相看。中統局則認為張此舉「是一種『洩密』性的『告密』」。〔註一〕

張葦村之所以把諶峻岑供出來，原因如下：一，諶不但向南京送韓的情報，也送他的情報。二，張屬於「西山會議派」，是胡漢民系的人，而在省黨部工作的黨部委員李文齋、趙偉民是「CC」分子，他們之間的派系鬥爭愈演愈烈。張希望以此同韓改善關係，免得背腹受敵。三，張與韓接觸一段時間後，發現韓講義氣，重然諾，有實力，可以進一步合作，共同對付「CC」和「中統」在山東的勢力。

一九三二年九月，韓復榘發動「驅劉（珍年）之役」，徹底激怒了蔣介石，幾與韓兵戎相見。張葦村發動山東各界及地方團體致電中央，列舉劉珍年割據膠東、壓迫百姓等種種罪行，請求驅劉。張還以省黨部名義，敦請中央順從民意，立即調劉離魯，以息戰火。作為報答，劉離魯後所遺省府委員一職，韓力薦張繼任。

〔註一〕 諶小岑：〈一樁公案〉，《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一十七頁。

事後，陳果夫把張葦村召到南京，嚴詞訓斥，恫嚇說：「這是叛變，中央有權隨時處置你！」張回到山東省黨部後又被告知，原為他部下的譚峻岑現在成了他的上級，他必須要向譚報告工作。張忍無可忍，將陳果夫威嚇他的話全盤轉告韓復榘，並表示自己性命堪憂，因為「中統」特務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韓安慰他說：「我會保護你，不要怕他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晚，張葦村在濟南進德會被刺身亡。六日，蔣介石電令韓務必於三個月內將凶犯緝拿歸案。韓復榘認為省黨部委員李文齋與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譚峻岑有謀殺嫌疑，於七日將李、譚扣押。經審訊，李無可疑跡象予以釋放。在譚的辦公桌抽屜內搜出精裝書一冊，書內挖有空洞，內藏手槍一支，槍內有子彈一粒，槍口、彈道均有新放煙跡，子彈規格亦與刺張子彈適相吻合；譚原有從南京帶來保鏢二人，於刺張當晚由濟南北關車站搭東去特別快車饒道青島回南京；搜查省黨部檔案，發現在譚上報南京的大量機密情報底稿中，除少數指控張葦村外，大部都是報告韓復榘言行的。韓遂將譚正式收押在監。蔣介石、「中統局」先後電韓，過問譚案，要求韓將譚交南京當局處置。韓不予理睬，親自審訊譚。譚對刺張指控死不承認。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韓命令特別偵探隊長劉耀庭將譚在獄中秘密處決，卻向南京報告：「譚在獄中畏罪自縊身死。」譚遺體運到南京後，「CC」領袖陳立夫、中統局長徐恩曾特為譚舉行追悼會，封譚為「烈士」。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韓在濟南中山公園厚葬張葦村，敬送「功在黨國」的輓聯；將原張任董事長兼校長的「建國中學」易名「葦村中學」。

時駐山東泰山的馮玉祥對此案的判斷與韓復榘一致。馮在日記中作如是說：「報紙上詳說張葦村死的各種情形。我以為南京之任意殺人，到處可以證明。」（註一三）「中國今日的情形，已完全成了白色恐怖之國家，誰愛國，先殺誰；誰抗日，先刺誰；誰為人民，先害誰。革命的結局是這樣的黑暗，真使人得教不少也。」（註一四）

抗戰初期，蔣介石誘殺韓復榘，自始至終都是由「軍統」執行的。譚峻岑的胞兄譚小苓嗣後撰文稱：「一九四〇年，我在重慶遇到一個軍統特務徐某，他說他是參加韓案工作的一人，『替峻岑報了仇』云云。」（註一五）

一九三五年爆發華北事變。七月六日，何應欽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十二月七日，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為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步步緊逼，企圖誘使韓復榘脫離中央，參加「華北五省自治」。韓為保住山東地盤，對日虛與委蛇，採取敷衍態度，但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此刻，韓的向背對南京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韓向北倒就會擴大華北「特殊化」；韓向南倒向中央，就可以阻止華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因此，南京方面開始希望與韓改善關係。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國民黨五全大會期間，何思源向陳果夫建言：「中央要山東，爭取韓

（註一三）《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

（註一四）《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

（註一五）譚小苓：〈關於張葦村案〉，《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二輯，第二百五十九頁。

復榘，要瞭解韓的為人。韓是容易對付的，他無大野心，只不過是恐怕被淘汰，想保全自己的實力和地盤而已。要爭取韓並不難，但是爭取韓不要耍手段，不要布置一些人或收買他的部下，叫韓復榘感到中央在拆他的臺，韓老是懷疑這點。蔣伯誠每次到濟南，就使大家疑慮。」陳說，就他所知，中央並沒有這樣做，他也不贊成這樣做。何思源見到何應欽也談到談到這一點。何應欽說：「中央不願直接和韓復榘的部下接洽，就是怕韓懷疑。至於他人（孔祥熙、宋子文等）的活動，那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註一六）

不管陳、何的話是真是假，總歸表明南京方面要搞垮韓的活動開始有所收斂。會後，何思源回到濟南，蔣介石派人送給他一封密信，要何影響韓，使其完全倒向中央。

兩廣事件

一九三六年五月，兩廣軍人陳濟堂、李宗仁、白崇禧等聯名通電，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為名，向蔣介石發難，並開始調兵遣將，積極備戰。六月六日，兩廣方面發表通電，「北上抗日」。南京方面亦準備武力「討伐」。蔣的親信陳誠揚言：「我在半個月之內就可以消滅他們！」（註一七）

（註一六）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一十二頁。

（註一七）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七七事變前後》，第五十七頁。

雙方劍拔弩張。兩廣方面派潘宜之、王乃昌、黃建平、等北上魯、濟，對韓復榘及宋哲元遊說支持兩廣。宋對兩廣的「抗日」、「反蔣」有自己的看法，他說：「你要抗日，就來打日本好了。嘴裡光喊抗日，實際上想向南京討價還價，藉此要錢要官。」（註一八）

韓復榘為與宋哲元統一口徑，派劉熙眾赴北平晤宋。宋轉告韓「少管閒事」。（註一九）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宋哲元與韓復榘在冀魯交界之泊頭會晤，協調關雙方關於兩廣事件的立場，並討論時局及冀、魯聯防事宜。會晤議決，若內戰爆發，魯冀將宣布中立。二十一日，韓、宋聯名發表「馬電」呼籲國民政府克日停止軍事行動，電曰：「國難嚴重，違言即尚尚紛起。倘竟不幸而釀成內亂，人民糜爛，國力日消，袍澤疚心，萬邦騰笑，哲元等待罪邊隅，困心衡慮，懼陸沉之無日，不得不涕泣呼籲，伏祈垂念國土民生，克日停止個方軍事行動，務期開誠相濟，大局幸甚。」（註二〇）二十三日，蔣介石電韓、宋說明：中央絕無輕啟內戰之意。西南政務委員會電韓、宋，表明「絕無異圖」。七月十四日，馮玉祥面告蔣：「韓、宋之意在勸兩廣自動退後辦法。」蔣謂：「最好韓、宋不管此事，因恐時間太久發生意外之事。」（註二一）

韓、宋聯名發表「馬電」後，社會上盛傳北方有組織保安司令部之醞釀，韓、宋均未承認。

（註一八）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七七事變前後》，第五十八頁。

（註一九）李世軍：〈宋哲元和蔣介石關係的始末〉，《七七事變前後》，第五十八頁。

（註二〇）南京《中央日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註二一）《馮玉祥日記》，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

但韓復榘突向行政院請假半月，以示消極。南京當局對之不無疑慮。蔣介石託監察委員梁式堂北上濟南晤韓，說明「蔣院長對時局絕無作戰之意，唯一目的在求實現和平」。韓允盡力維持地方。(註二二)

不久兩廣派內部分化，陳濟堂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悄然歸順，「兩廣事件」遂告平息。南京方面對韓、宋之「馬電」本來是大不以為然的。孔祥熙在其回憶錄中曾述及「馬電」真相：「余據密報，始知該電原由何其鞏起草，有王芳亭、聞承烈、呂秀文等左傾分子在魯磋商。韓復榘本武人，對於文字，不知輕重，遂為撥弄。電稿送至北平，宋哲元對於容共一點，深表反對，曾囑緩行發表，而韓意發之，殆有人作祟其間。嗣後聞韓部主要將領孫桐萱、曹福林等所悉，乃將何驅離濟南。孫為余之門下，聯繫原甚密切，更澄以沈市長鴻烈密電及外交部情報司密報，故知其梗概也。」(註二三)

西安事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及在西安的幾十名

(註二二)《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三十一期，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註二三)《秦德純回憶錄》，第五十四、五十五頁。

軍政要員，引爆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韓復榘在「西安事變」中始終站在張學良一邊，當是犯了蔣介石的大忌。對此，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只要看看張、楊的結局，嗣後韓之被殺也就不足為奇了。馮玉祥也曾對劉熙眾說過：「很多人私下裡說，這（蔣殺韓）是對雙十二事件的報復，看來是頗有道理的。」（註二四）

杭州之行

一九三七年初，日本急於要實現「華北五省自治」，拚命拉攏韓復榘，準備蠻幹。二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對何思源說：「你即刻回山東，代表我告訴韓復榘，他只要跟著我走，到哪裡我都把哪裡的軍政權交給他。」並說已打電報通知韓了。何說：「韓復榘絕無問題，他也是愛國的。委座放心，我就去講。」何回到濟南見韓，一見面韓就說：「我已經知道了，我絕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塊。」並又著重地說：「這是你知道的，你總放心。」（註二五）

（註二四）劉熙眾：〈韓復榘被殺前後〉，《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七十三頁。

（註二五）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二十頁。

未幾，日本華北駐屯軍師團長坂垣偕參謀花谷來濟南，力促韓復榘擔任「華北五省三市自治」頭領，遭到韓斷然拒絕，逼得花谷惱羞成怒，非要當韓面剖腹自殺不可。何思源心中暗喜，事實證明了他向蔣介石的承諾沒有錯。

三月，蔣介石電邀韓復榘赴杭州晤面。韓即令備專車南下。二十九日，韓偕姚以價、葛光庭、張鉞、聞承烈、葛金章、宋若愚等同行，出發前對何思源說：「這次南去，日本方面一定不高興，但事到如今，不能不得罪他們了。」（註二六）

三十日，韓一行抵京，在車站受到軍政部長何應欽、交通部長俞飛鵬等軍政要員歡迎。當晚，何在私邸設宴為韓洗塵，在京軍政要員作陪。三十一日晨八時五十分，韓一行乘蘇嘉路專車到達杭州，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率領全城文武官員到站歡迎，另有宋子文、錢大鈞、吳鐵城、蔣伯誠等中央要員。據說，那天除蔣介石外，所有在杭高官都去了車站。蔣還擔心韓在途中或在杭州被日本人暗算，特別動員大批軍警沿途保護，並從上海調來二百多名密探來杭保證韓的安全。上午十時，韓赴蔣行轅謁蔣，報告魯省軍務，旋共進午餐。餐後，蔣與宋子文、錢大鈞、吳鐵城、蔣伯誠等即離杭赴滬。

三十一日上午，韓復榘一行離杭抵滬，宋子文等到站迎接。韓與蔣伯誠連袂拜訪孔祥熙，談約半小時，旋於午後一時赴宋子文私邸，與宋共進午餐。午後四時，蔣介石在賈爾業愛私邸舉行

（註二六）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零二十一頁。

宴會，歡送參加英皇加冕典禮特使孔祥熙出國，韓復榘、楊虎城等應邀赴宴。晚七時。蔣伯誠在東亞酒樓宴請韓一行。

四月三日上午九時，蔣介石在私邸再次召見韓復榘，面授機宜。午後，蔣離滬赴溪口。韓謁蔣後，與劉峙、于學忠在蔣伯誠私邸會談，討論華北時局。晚七時，宋子文在國際飯店宴請韓復榘、劉峙、于學忠等將領。

四日上午十一時，韓復榘一行離滬乘船赴青島。韓回到山東後對何思源說：「委員長怕有危險，不叫我去上海，所以未曾去上海玩。」(註二七)

抗日使韓復榘與蔣介石又走到一起來了。

(註二七)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一頁。

韓復榘與蔣介石在濟南山東省政府合影(一九三四年)。



韓復榘陪同蔣介石在濟南檢閱第三路軍儀仗隊(一九三四年)。



韓復榘二夫人紀甘青陪同蔣夫人宋美齡在濟南山東省政府花園觀魚（一九三四年）。



韓復榘與二夫人紀甘青（左）同蔣介石夫婦在濟南山東省政府合影（一九三四年）。

